



塔里木的故事

■ 文/朱世耀

“塔里木”位于新疆南部，在天山、昆仑山、阿尔泰山之间，东西长1400公里，南北宽550公里，真可称为浩茫无垠的瀚海，古代诗人曾用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诗句来描述它。

但“塔里木”的维吾尔语意为“田地”“种田”。可以想象几千年前，这里曾是阡陌纵横、瓜果飘香、桃红柳绿、鸡犬相闻的绿洲。传说，在很早很早以前，这里突然刮起了排山倒海的黄风，一连刮了七七四十九天，刮得天昏地暗、日月无光。等到风终于停了，人们睁开眼睛一看，阡陌田野，绿树村庄全被黄沙淹没了，清清的河水也埋入了黄沙。从此，塔里木变成了死亡的瀚海，它的中心出现了有三个浙江省那么大的沙漠，人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“塔克拉玛干”大沙漠。

“塔克拉玛干”就是进去出不来的意思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向塔里木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进军，要揭开塔里木神秘的面纱，变戈壁为农场，变瀚海为塞外的江南，下面我要述说的是进军塔里木的勘测队员给我讲的真实的故事。

那是在一九五五年的春天，我们向塔里木腹地进发，为的是勘测并摸清塔里木河上游的荒地资源。走进了塔

里木，戈壁荒原上的天气真是变幻莫测，早上冷得发抖穿上皮大衣，中午火辣辣的太阳晒得汗流浹背。记得那是一个很好的天气，蓝蓝的天空就像无边的玉石没有一丝云彩，静静的大漠万籁无声。第二天下午，忽然在远方的蓝天白云下，显出一片苍翠的胡杨林，有树就有水源，这对我们勘测队员真是太重要了，赶到了胡杨林边。嗨！这是片很大的胡杨林。胡杨树是塔里木特有的一种怪树，耐旱耐碱，同在一棵树上，一侧长出的叶子像柳叶，而另一侧长出的叶子却像杨树叶。我们的驼队向树丛深处缓步前进。使我们惊讶不已的是在树林深处开阔地的中间，竟然生长着一片麦田，麦子已长出一尺多高，绿油油的充满着生命力，在微风中欢快地摇曳着。就在我们跳下驼峰围近麦田时，猛然，从一侧的树林里冲出两只黑狗，狂吠着向我们扑来。

就在这时，树后闪出一个人影仓皇地向树林深处逃去，两只黑狗也回身跟着那人奔去。我们盯着那人紧追，一面追一面喊：“老乡，不要怕，我们不是坏人！”这时前面奔逃的人被枯枝绊了一脚，摔在树下。原来他是一个头发胡子全都雪白的老人，脚上蹬着一双粗针缝成的不像样子的羊皮鞋，身上

穿着一件补了不知道多少层的袍子。经过我们和他交谈才知道，这老人今年九十多岁了，这里是光绪年间设立的最后一个驿站，他就是这个驿站的负责人。这个驿站只有他和妻子两人。那是在很多年前，忽然有一天门前渠道里的水干了，从此再也没有外面的人到他的驿站来了，原来不远的塔里木河从上游改道了，这一带就成了杳无人烟的戈壁荒漠。多少次他带着妻子想逃出这瀚海沙漠，都差点丢了性命。幸好他们原来这片胡杨林里就有眼泉水，他俩就在这里种了地，把原来的几只羊作为种羊。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一直到今天，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。他还带我们到他的古老破旧的驿站住了两天，还见到了他九十来岁的老伴。

勘测队员的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后来，我采访塔里木军垦农场时已经是六十年代初了，塔里木已经星罗棋布地建起了十多个机械化的大型农场，这里早已变成那位骆驼客在幻觉中看到的红花柳绿、鸡犬相闻的塞外江南了。你听，这里的维吾尔族老乡为塔里木的今天编出了美丽的歌曲：

“天山高来高万丈，塔里木河千里长。

千里流水唱起歌，塔里木河两岸棉花香……”

抬阁春会

■ 文/徐志俊

在镇江丹徒荣炳一带，春天有很多集场、集会，在这些群众活动中，最让百姓们难忘的，当属邻市常州金坛过来表演的抬阁了。

旧时的金坛，每年的春天，都要出一次抬阁，俗称“春会”，以祝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

抬阁最早源自古代的细打锣鼓，起源于明代，鼎盛于清末，是一种融合戏剧造型、杂技娱乐表演为一体的大型传统民俗文化活动，是儿童扮演成古装戏剧人物，悬立在数层阁架之上，由人抬着并配之吹打器乐，浩浩出行的一种传统杂技娱乐形式。

抬阁集建筑力学、造型艺术和戏剧人物形象为一体，构思新颖，设计巧妙，机关设置惊险绝妙，人物装扮栩栩如生，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。

抬阁由几名壮汉抬着，在鼓乐声中缓步行走。前面锣鼓开道，两侧百姓夹道相迎。旁边则备有鸳鸯叉，时时维护抬阁上小演员的安全。鸳鸯叉同时具备给抬阁小演员递饭送菜的作用——小演员一旦上阁，直至表演结束，是不可以下阁的。所以在上阁前一个小时就不可以喝水，上阁前半个小时，必须方便结束。在阁上的吃喝问题，都是由下面的工作人员放在小竹篮里，然后用鸳鸯叉架着递上去的。

起抬时，上面小演员离地有3米多高，悬于半空，宛若天人一般。抬阁的道具是用铁杆做成的一两丈的高杆，高杆上有分支，高杆的底部固定于抬桌之上。小演员被装扮成戏剧中的经典人物。手持各种道具，在阁上随着乐声轻轻舞动，表演出惊险、玄妙的各种形态。

由于抬阁表演的特殊性，抬阁小演员的选拔成了一个重要环节。挑选小演员时，对体重、年龄、灵活性、勇敢程度……都有非常严苛的要求。

家住金坛大南门的陈女士，早已是满头银发的老人。她清楚地记得自己童年时做抬阁小演员的场景：那时她刚上幼儿园，扎了两个羊角辫，生的眉清目秀，性格外向，胆子也比同龄的小孩要大的多。当金坛抬阁的工作人员到幼儿园挑选小演员时，她是第一个被选中的。经过几天简单的培训，她就开始上阁了。刚开始有点紧张，排练了两次过后，她便完全放开了。抬阁师傅交代的各种表演姿势，她都学的像模像样。很快她便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抬阁小演员。

现在，金坛抬阁经过几代抬阁人不懈的努力，已经成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不管是小演员的服装，还是抬阁的一系列配套设备都有了质的提升。沿袭旧俗，每年的春夏之交，金坛抬阁人仍然会进行一次巡回表演——表演的范围涉及周边的镇江地界。

只是现在的金坛抬阁已不再是旧时祈祷风调雨顺的一种习俗，它已然成为旅游景点的一道风景。

听雨

■ 文/秦聿森

听雨的，一定是个闲人，肚中不饿，身上不寒，心中无事，否则，一定坐不住。

我可以了，我已退休，慢慢不敢走太远的路，于是喜欢坐着听雨。

雨，可以听三个季节，春雨绵，夏雨急，秋雨萧疏。落雨无声，必要落在什么上面，才会簌簌析析，如击如扫，发出各种声音。春天听竹上雨，夏日听蕉上雨，秋来听荷上雨，还可听梧桐泪。冬天，是下雪的日子，落雪也无声，轻飘飘地落到地上、树上、屋上，没有声音，听是几乎听不成的。尤其是在暗夜里下，早晨推开门窗一看，万水千山突然给盖上了厚厚的棉花胎。

听雨得开窗，坐在背风处。于南窗听竹，东窗听蕉，西窗听梧桐。至于听荷，得一小船，到荷叶中间去。

听雨，最好不能郑板桥似的躺在床上。也不需要站着，坐在临窗，你的书桌前，面前有一杯茶。也可以依在美人靠似的栏杆上。一个人，不要有其他动静，就这么

静静地听雨。听天地呢喃，如蟋蟀般的窃窃私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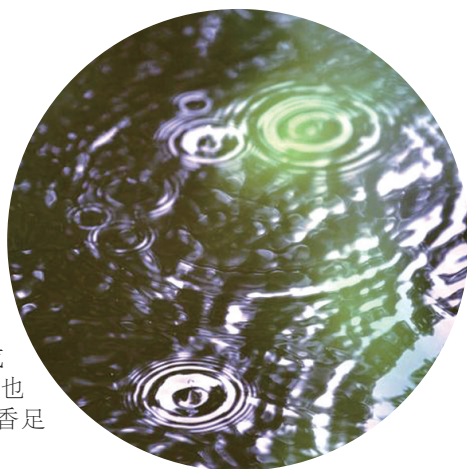
譬如听古琴，一个人弹，就一个人听。除了琴声，不要伴奏。最多不时有一两下碰铃，或者一两下铜磬声。也不要人陪，燃一支香足矣。

人不能永远安静，那样会失去了活力和生趣。人总要有片刻的宁静，静下心来审视自己，观照内心，祈得一丝开悟。心若开了，无论多么黑暗的地方，都能有光照进来。我说的不是睡着后微鼾的那种安静，而是明明醒着时候的内心的平静。

前几年我曾到西天目山中去听雨，那天，适逢山中大雨，四周云山雾罩，沟满涧流。窗外漫山是竹，雨洗成满山的青翠。

那雨，满山满谷，铺天盖地，听得过瘾。

还有的是在靠近南美洲的小岛上，雨季来临，时时刻刻要准备跟雨打交道。那里



的雨，珠大粒重。欲来未来之时，就听得由远而近的轰鸣声，来了之后打得椰子树枝叶疯狂舞动，雨点像一只只乒乓球砸向铁皮瓦，此时有声胜无声，你讲话，我根本听不见。

现在，我只是在家中听雨，大雨很少。小雨微响，动静都不是太大，像无数的人低语。说着什么，听不清楚了。温庭筠说，梧桐泪，三更雨，不道离情正苦。一叶叶，一声声，空阶滴到明。

那是他在离开镇江，背对江楼，舍不得走。我就在镇江，不离不弃，我很喜欢呢！